

一个与清政府、北洋军阀、国民党、日本人，斗争数十载的传奇土匪

王振兴◎著

王三爷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紫砂壶 长篇小说书系之拾玖



王三爷

王振兴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三爷 / 王振兴著. —北京 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1. 8

ISBN 978 - 7 - 5113 - 1649 - 3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56841 号

王三爷

作 者: 王振兴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李晓娟 刘雪涛

责任校对: 钱志刚

封面设计: 天之赋设计室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开 印张: 27 字数: 420 千字

印 刷: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13 - 1649 - 3

定 价: 39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64443056 传真: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64443051 传真: 64439708

网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/1
第二章/10
第三章/14
第四章/25
第五章/37
第六章/43
第七章/48
第八章/52
第九章/59
第十章/70
第十一章/79
第十二章/89
第十三章/98
第十四章/108
第十五章/123
第十六章/127
第十七章/139
第十八章/151
第十九章/165
第二十章/183
第二十一章/193

第二十二章/203
第二十三章/215
第二十四章/228
第二十五章/245
第二十六章/250
第二十七章/264
第二十八章/275
第二十九章/283
第三十章/293
第三十一章/306
第三十二章/317
第三十三章/324
第三十四章/335
第三十五章/345
第三十六章/361
第三十七章/372
第三十八章/382
第三十九章/393
第四十章/403
第四十一章/408



第一章

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腊月的一个凌晨，怀阳县南郭镇的上空，突然响起了一阵阵二踢脚的炮声。许多人在睡梦中被惊醒了。人们都在问：是谁家有人过世了。

有人过世放二踢脚，是当地的一个风俗。意思有两个：一是追送亡魂；二是向村上人报丧，连续放几声炮，就是停灵几天。

第二天一早，消息就在镇上传开了。原来，是本镇大财主甄老爷家的大儿子甄增福昨夜突然暴病不治。

听到这一消息，镇上人无不骇然：这甄家是怎么了，接二连三地出大事。

说起甄家，那可是远近闻名。

这甄家乃是怀阳县西部的第一大财主。家有良田数百顷，山林千亩，佃户村好几个。在镇上开着“甄日升”号的当铺、钱庄、货栈、药铺、饭店、油坊等，在怀阳县城也有数家商号。

这甄家老爷名东阳，字首魁。六十刚出头，身材硕长，面孔瘦削，皮肤黑黄，一双冷漠的长眼睛，两片险恶的薄嘴唇，留一口花白胡须，遇到人时，还会挤出一点微笑，而这个面容，却给人以狡黠、阴沉、可怕的感觉。

镇上人因其字首魁，当面都称其“魁爷”。但因其人阴损狠毒，欺良压善，夺田霸产，谋财害命，无恶不作，因而背后都叫他“鬼爷”。

魁爷家有一妻二妾，四个儿子。

发妻甄张氏，是怀阳县城张大财主的女儿。她与魁爷倒是很有

夫妻相，同样生得面黄体瘦。甄张氏大魁爷一岁。当地有谚云：“妻大一，使不得，不是死离是活离。”尽管如此，甄家倒不计较，因为图的是张家的财与势。婚后，她为魁爷生了两个儿子：长子甄增福，次子甄增禄。这甄张氏虽然长得不好看，但颇有大家风范，为人沉稳持重，处事干练有方，深得甄家上下敬重。

二姨娘甄刘氏，本是甄家佃户之女，年轻时生得非常漂亮。魁爷在一次收租时看中了她。当时，刘氏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，两家也过了礼，就差择日完婚了。魁爷竟买通官府，抓了男方的壮丁，活活拆散了这对苦命鸳鸯，将刘氏强纳为妾。二姨娘曾生过一子，取名甄增寿，但其寿数却不长，六岁时出天花早夭。甄刘氏伤心过度，心灰意冷，终日敬神拜佛，不问家事。

三姨娘甄白氏，原名白桂花。原是一个戏班子的花旦，艺名“白牡丹”。她生得皮肤白皙，细眉大眼，风流俊俏，且很有心机。魁爷花大钱买来做了三房。这三姨娘的肚子倒是争气，到甄家一年，就生了个儿子，取名甄增禧。三姨娘年轻貌美，又生子有功，深得魁爷宠爱。

甄家要财有财，要人有人，可谓人财两旺，谁不敬畏。可偏偏这三年来，大事迭出。

先是光绪二十六年，甄家老太爷夫妇在三个月内双双去世。甄家老太爷夫妇走的虽说近了点，也算高寿了，魁爷并没在意。

可紧接着，光绪二十七年四月，魁爷的妻子甄张氏，突然闹心口痛，不到半月就去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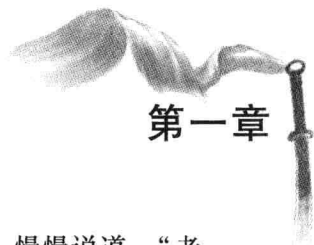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那年七月十三，天空雷电交加，一个炸雷劈着了甄家西院的牲口圈，引起大火，圈中的骡马死伤过半。

这不，才一年多，甄家大少爷甄增福又突然猝死。老年丧子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下子可把魁爷打蒙了。

甄家大少爷的葬礼自然办得十分风光体面。葬礼过后，魁爷即病倒在床，足足调养了一个多月，才缓过些劲来。但自此以后，六十刚出头的魁爷，走起路来便步履蹒跚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。

这天，刘管家轻声慢步地走了进来。

刘管家名金谷。人长得低矮精瘦，干瘪的脸上，长着一对凸出的“反腮”。深深的眼眶上，架着一副黄边眼镜。两片薄薄的嘴唇，紧紧闭在一起，与人说话时，只能看见下面的一排牙齿。这是一个笑里藏刀、狡诈阴狠、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儿，镇上人送他外号“留



骨头”。

刘管家见魁爷有了点精神，便趋前捧了一杯茶，慢慢说道：“老爷，在下有些话，不知当说不当说？”

“说吧。”魁爷一边轻咳一边回了一句。

“老爷，这几年府上接二连三地出大事，是不是冲撞了什么，要不要请个先生来看一看？”

“嗯，我也正有这个意思。”刘管家的话，正合魁爷心思。因为在魁爷的心目中，人是不足惧的。什么样的人他都不放在眼中。官府中的人，可以用钱买通；贫贱的乡民，可以用强势压服；同等的人，可以用权谋制服。唯独那冥冥中的鬼神，才是他命运的主宰，才是最可畏惧的。他相信，自家的噩运，一定来自那种神秘的力量。于是，他对刘管家说：“出了正月，你进城一趟，去把那个申先生请来，要多备些礼金。”

“好。”刘管家退出去了。

说起申先生，那可是怀阳县有名的风水先生。他尤其长于看房宅和坟茔。怀阳县大户人家，凡修房盖屋，迁坟、起茔、殡葬，都请他来看一看。

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六，刘管家带着魁爷专用的双套轿车，一大早就到了怀阳县城。因为甄家是怀阳县的豪富，在县城也有几家“甄日升”的买卖，名气很大。听说甄家老爷有请，申先生赶紧收拾了一下，就出门了。

到门外一看，只见一辆崭新锃亮的轿车停在门口。那轿车是双套骡驹，两匹骡驹一样的栗红色，高大壮实，皮毛油亮。额前飘着红穗头，脖下系着金灿灿的串铃。待申先生上了车，只听一声鞭响，那骡驹昂首嘶鸣，精神抖擞，蹄声铿锵，串铃叮当，在路上飞驰起来，十分威风显眼。

申先生坐在如此豪华的轿车上，心中暗自思忖，都说甄家豪富，看来名不虚传，这次定要露上一手，叫甄家多吐点血。

申先生到了南郭镇，魁爷在自家的“甄日升”饭店为他摆酒接风。

酒过三巡，魁爷说：“家门不幸，屡遭祸难，还望申先生指点迷津。”

申先生捋了捋又短又稀的胡须，用莫测高深的口吻说：“魁爷家频出不幸，确实事出蹊跷，我想定有缘由，待我看后再说吧。”

饭后，申先生也没休息，即由刘管家陪着，先看甄家大院。

但申先生并未先入院中，而是登上了大院对面灵泉山的山坡。

登高远眺，只见这南郭镇四面环山。

北面，是挺拔高耸、气势磅礴的飞龙山；东面，是蜿蜒平缓，起伏错落，恰如一只卧狐的卧狐山；西面则是圆润如珠、青葱翠绿的玉珠山；南面，则是红石如火、泉流叠出的灵泉山。南郭镇的人则习惯以山的方位分别将其称为北山、东山、西山和南山。南郭镇就坐落在灵泉山山坡下的高地上。

南郭镇的西南和西北方，各有一条几十里深的大川，川中有河流出。西南川的河叫怀阳河，怀阳县即以此得名。西北川的河叫大沙河。两条河的河川两岸和山沟中，散布着大大小小百十来个村庄。川内盛产柿子、核桃、大枣、葡萄、石榴、沙果以及药材等各种山货。

从南郭镇向东，即是一望无际、“风吹麦浪波千里”的华北大平原；向西，即可进入峰峦叠嶂、丛林莽莽的太行山。南郭镇就坐落在这两道川的出口处。这就是它成为远近闻名的大集镇的地理缘由。

申先生收眼细望，只见这南郭镇中，有两条横贯东西和南北的大街，在中间交叉成一个规整的“十”字。这十字把镇子划分成了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四大块，每块中又有许多小的街巷。

从山上俯瞰，一眼就看到了甄家大院。这是南郭镇规模最大、气势最宏伟的一座建筑。它坐落于镇子的西南区域，紧靠南北大街。

中国的巨门豪宅，都很重风水，都讲究“建筑必有图，有图必有意，有意必吉祥”。

甄家大院坐北朝南，北高南底，南北长，东西窄，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。其正房均为瓦房出檐，厢房均为平顶，整体结构呈“王”字型。整个建筑十分规整、合理。

申先生从山坡上下来，走到甄家的大门前。中国北方民居，讲究“坎宅巽门”，即大门要开在东南角，是谓“青龙门”。甄家的大门，是一个方形瓦顶出檐结构，青砖灰瓦，脊上镇有瑞兽。屋顶雕梁画栋，彩饰金绘。地上青石镶边，方砖墁地。两扇漆黑的大门，经常关闭着。一旦打开，门洞就像一个张开了的虎口。门前六级石阶，寓“六六大顺”之意；石阶两边，坐两尊石狮，高大威武。狮乃瑞兽，能避邪祛灾，寓有“时时平安”之意；石狮的两边，各有一株百年古槐，有“怀瑞荫福”之说。槐树下，有上马石、拴马桩。

甄家大门虽然修得威严高大、富丽壮观，但总给人一种压抑、恐惧的感觉。

进大门，迎面是砖砌影壁。影壁上是一幅山石松鹤图，取“门迎福寿，院纳祥瑞”之意。影壁中间有一龛，是供奉土地爷的。

从影壁向左拐，便是前院。院子横长，两边的厢房较矮，是平顶的。住着家丁、护院及男仆等人。

从前院向里，上三级台阶，过穿庭瓦房，便是中院。

中院比前院大些，两边厢房也是平顶的。中院内住着甄家的几个儿子，及丫鬟、女仆等人。

从中院再上三级台阶，过穿庭瓦房，便到了后院。后院正面是一座瓦房式二层楼阁。楼房檩粗梁重，廊柱挺劲，砖硬墙厚。楼脊上饰有吉祥的龙头凤尾，脊边饰有避邪的屋檐六兽。一楼的中间，是一个宽大的客厅。厅正面的条几上，供奉着甄家先祖的牌位。厅中是一色紫檀木家具，还摆有景德镇的青花大罐、磁州窑的牡丹大盘、北京的景泰蓝梅瓶、山西平遥的漆器、湖南的双面湘绣、新疆和田的玉雕，还有西洋的钟表等，显得高贵典雅，富丽堂皇。这是甄家祭祖、议事、会客的地方。客厅两侧是耳房。东耳房由二姨娘甄刘氏居住，西耳房由三姨娘甄白氏居住。而魁爷及其夫人甄张氏，则住在楼上。

后院呈方形，面积最大。院内种有槐树、石榴、葡萄、红枣等树木，及各种花草，还有硕大的鱼缸，各色的鸟笼。

申先生在院里看了一遍，心中不禁惊叹，这甄家真可谓富甲一方。但甄家大院设计合理，结构严谨，中规中矩，难以挑出毛病来。申先生对魁爷说：“贵府无论选址和结构，都非常好，并无大碍。”

然后，申先生坐下来，一边品茶，一边向魁爷询问甄家人的生辰八字，进行推算。魁爷是按长幼顺序说的。申先生逐一算下来，甄家人的命相都无大碍。当最后说出甄四少爷生辰时，申先生心中便是一惊。

这甄四少爷生于光绪十七年（1886年）七月初三。其年是丙戌狗年。相书云：犬人生于七月，立秋之时，谋事不达，徒劳罔功，茕茕孑立，救护无人。中有不测之灾；已有丧亲亡子之痛，骨肉离散；宦海沉浮不定，临事难得如意，此生不得善终。更有，初三是指午日。犬人生于午日，主家有财库，外有白虎，守之不慎，必有大败。

推算下来，这甄四少爷的命相，可真是不好。

这下申先生可是犯难了。他从刘管家口中得知，这甄四少爷乃是魁爷的掌上明珠。说他的命相不好，那可是犯了大忌。自己的财路先就断了！但既然来了，总得要说出点什么。否则，既很难让甄家出血，又会让自己名声受损。

权衡利弊，思忖再三，申先生只得说：“恭喜魁爷，贵府主人的命相都很好，亦无冲克之象，你就放心吧。贵府的家宅我都看过了，能否请刘管家陪我到府上祖坟看看。”

魁爷点头说：“既是到祖坟，我也去，顺便向先生讨教。”于是，便同申先生坐在马车上，刘管家跟在后面，向甄家祖坟驰去。

甄家祖坟在南郭镇西面，离镇约三四里路，是西山下一片东西长、南北宽的长方形土地，约有十来亩地。远远望去，就看见一大片墨绿的松柏林地。走近一看，但见浓荫蔽日，大冢累累，墓碑林立，青草没膝。镇上人都称这里叫甄家坟。

申先生由远及近，由高到低，前后左右，在坟地及周围看了老半天，终于在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奸笑。

他带着几分神秘对魁爷说：“甄府的茔地，本是一块风水宝地。你看，这玉珠山下，本是丘陵地带，地势高低错落，起伏有致，难得这样一大块平地。落茔于此，恰如玉盘托珠，真乃天赐之宝地呀！再说这坟地的定向，是西南东北之向。这西南方，远是太行山，近是玉珠山。这东北方，是北边的飞龙山与东边的卧狐山之间一个数里宽的大山口。山口外即是华北大平原。这个走向，寓意甄家先祖头枕高山，脚踏平地，进退裕如。足可护佑甄家高枕无忧，一帆风顺。可是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申先生开始卖关子了。

刘管家忙问：“先生看出了什么？”

“魁爷，贵府祖坟边有个大隐患，不知魁爷留意没有？”

魁爷一惊：“什么隐患，请先生说明。”

申先生用手指着坟地的西南方说：“魁爷，你看那块地。”

“那块地怎么了？”刘管家抢先问道。

申先生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这块地高于甄家祖坟二尺许，呈西南东北走向，西南高而东北低，西南宽而东北窄，上直而下弯，其形如一把长刀，其刀尖正指向甄家坟地。原来，甄家祖先的坟茔在西上方，没有对着刀尖，所以安然无恙。随着向下赶，新坟正好对到了

刀尖之上。这可是大不利呐!”

魁爷和刘管家非常吃惊地说：“噢，原来如此!”

“还有呢!”申先生又卖了一个关子。

“还有什么，先生请讲。”魁爷着急地问道。

申先生用手一指说：“那块地里有一口井，像是新挖的。”

“是、是，才挖了三年。”刘管家抢着答道。

“这就对了。”申先生接着说，“甄家祖坟下有一条甘泉，自西南向东北，滋润着甄家的祖业。这口井一挖，虽说不能断了甄家的津脉，那也是大伤了元气啊!”

听完申先生的话，魁爷如同大梦初醒：“唉，原来如此啊，怪不得近年来祸事连连。若非先生指点，我甄家还不知要遭什么大劫难呢。申先生，这可有破解之法?”

申先生莫测高深地说：“天下无不可破解之灾。”

“请先生指点，甄某必当重谢。”

“这块地是谁家的?”申先生问。

“西街王德厚的。”刘管家答道。

“唉，这就难了!”申先生叹道。

“有什么难的，申先生说说看。”魁爷毫不在乎地说。

申先生说：“这破解之法有两个，一是迁坟避灾，二是填井平地。”

“请先生细说。”魁爷又道。

“这第一好说，即甄家另选坟地，避灾躲难。只是这样的风水宝地，恐怕再难找到；二是把那块地平掉，起码要把‘刀尖’铲平，把那口井填平，即可保甄家太平无事。此地若是自家的，自然好办。但地是他人的，这可就难了。”

刘管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：“先生多虑了，在这南郭镇上，有什么事能难得住魁爷!”

魁爷瞪了刘管家一眼，拱手对申先生说：“谢先生指点迷津，这事容我回家想想，然后再拿主意。”

魁爷让刘管家封了一份重礼，送走了申先生。

魁爷想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一早，便把三姨太甄白氏、四少爷甄增禧及刘管家叫到客厅议事。

刘管家是甄家高参，魁爷的心腹，甄家的大事小情，无不听他的意见。

三姨太是魁爷的宠妾。自甄张氏走后，二姨太不问家事，她自然成了甄府的二当家。

魁爷本有四子，大儿增福，性格酷似其母，处事稳重干练，深得魁爷的信赖和倚重。但可惜天不假年，刚刚四十出头，便命归西天。

二子甄增禄，从小深得外公张财主宠爱，学童时就在县城读私塾，十八岁考中秀才，后来又住到北京二舅家，上了京城的洋学堂，现在日本留洋。

三子甄增寿，六岁时早夭。

四子甄增禧，生于光绪十七年（1886年），今年才十七岁。因为他是魁爷最宠爱的三姨太所生。所以从小娇生惯养，不爱读书，纠合了一帮富家子弟，整天吃喝玩乐，打架滋事，横行乡里，无所不为。镇上人称“镇四街”。

魁爷虽然知其德行不好，但他认为，“人不风流枉少年”，“树大自然直”，长大后自然就好了。现今大儿子一死，身边无大将，想着也该叫老四历练历练了。故此每逢议事，都要把他叫来。

大家坐定，魁爷让刘管家先把昨天申先生看风水的过程说了一遍。刘管家的话音刚落，甄四少爷腾地站起来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，我带上家丁护院，马上把王家的地平了、井填了。”魁爷瞪眼训斥道：“你以为这是你们小孩子打架，打过就完了。平人家的地、填人家的井，主家不干先不说，怎么向镇上的人交代！”三姨太说：“我看不如找人去王家说说，花些钱，把那几亩地买过来，就算破财免灾吧。”

“这事怕是难。”刘管家接过来说，“这几亩地可是德厚家的命根子呐！”

“嗯，这我知道。”魁爷说，“不过，咱还是先按桂花说的办。刘先生，你去找找西街的孔秀才，让他去王家说。多花些钱不要紧，只要肯卖就行。”

刘管家告退出来，急忙奔西街去了。

这孔秀才名繁旺，是西街的一个破落财主。他从小便读经诵诗，写得一手好字，二十多岁时中了秀才，只是后来再无长进。孔繁旺为人精明干练，口舌伶俐，周到圆滑，八面玲珑。平时在街面上给人掙掙买卖，书写状纸，拟合同契约，书写牌匾对联，说事评理等。

见刘管家进来，孔秀才忙叫家人奉茶招待。因为他知道，刘管

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此来必然有事。

品了几口茶后，刘管家示意让孔家人退下，悄悄说明来意，并特意叮嘱说：“魁爷的意思是绝不要提风水的事，就说魁爷想把两块地并在一起，使用方便。”

听完刘管家的话，孔秀才说：“这事怕是难……”

没等孔秀才把话说完，刘管家就说：“这我知道，你先去探个话，回头咱再商量。”说完就起身告辞了。

孔秀才知道，魁爷就是这个镇上的“皇上”，从来说一不二。此人诡计多端，阴狠毒辣，他想办什么事，很少有办不成的。这次事关甄家的风水命脉，肯定志在必得。

孔秀才很明白，这几亩地，可是王家的命根子！

对农民来说，土地是什么？土地就是命。庄稼人过一辈子，靠的是土里刨食。有几间遮风挡雨的屋，有几亩能打粮食的地，全家就不致冻饿讨食，就满足了。在农村，盖房置地，是为祖宗争光，功莫大焉；而典房卖地，有辱祖宗，人所不齿。夺地就是夺命呀！这必定是一场生死较量。

但是，魁爷让办的事，谁敢不办。孔秀才想了半天，才抬脚向王家走去。

第二章

这碍了甄家风水的王家，户主名德厚，祖祖辈辈都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。

德厚老汉五十来岁。妻子王赵氏，勤劳贤淑，沉稳持重，且极有见地。别看是一个女的，却能当半个家。他们生了三个儿子。大儿子王遇春，二儿子王遇秋，三儿子王遇冬。

南郭镇四面环山，除北沙河沿岸有一些大块平整的水浇地，其余绝大部分是丘陵坡地。那些水浇地，都是富家大户的。一般农户能有几亩坡地就不错了。由于丘陵上沟壑纵横，地势错落，凹凸不平，所以那上面的地块，大的能有三五亩，小的只有几分。这些坡地，土薄地弱，交通不便，耕种困难，都是些“气死龙王的地”，怕旱不怕涝。老天长眼，每亩能打一百多斤，年景不好，也就打个三五十斤，乃至绝收。所以，大约三至五亩地才能养活一口人。王德厚家五口人，有坡地十五六亩。

德厚老汉是镇上有名的庄稼把式。他耕耙过的土地，平整如毯，蓬松似棉。他种的庄稼，间隔均匀，整齐如划。他的庄稼地里，总是干干净净，没有一根杂草。不管种什么庄稼，总是比别人家长得好，收得多些。德厚老汉人如其名，虽说脾气有点犟，但老实忠厚，为人正直。谁家有大事小情，总能见着德厚和他家里的人在帮忙。因而在镇上人缘极好。

德厚的大儿子遇春，脾气秉性极像他爹。种庄稼也算得了他爹的真传，耕、种、锄、耙，割麦子浇园，都是一把好手。刚二十一岁，已是和他爹齐名的庄稼把式了。二儿子遇秋，今年十九岁。除

了跟他爹学种地外，还练成了一个好车把式。什么样的牲口，他都能使唤。拉脚送货，翻山越岭，涉沟过河，从不误车。除大忙时在家干活外，大都在外给人赶车送货。三儿子遇冬，今年刚十岁。

王家五口人，仅有十五六亩坡地，照说够难的。但德厚老汉和两个儿子都很能干，又肯吃苦，再加上王赵氏里外打算，持家有方，这日子虽苦，但还勉强过得去。

就在三年前，这德厚家可是干了一件令镇上人吃惊的事。

有一天，德厚正在那块地里干活，打西边过来几个人，说是看风水的，到他地边的柳树下歇凉。德厚赶忙招呼，把自己带的水罐子和烟袋递过去，请他们喝水抽烟。

喝过水后，一个风水先生打扮的人，饶有兴趣地围着德厚家地边上的大柳树转了几圈，又四处察看了一会儿，神秘兮兮地对德厚老汉说：“这位老哥，你这地可是块宝地呀！”德厚憨笑着说：“什么宝地，一年打不了几斗粮食。”风水先生说：“我看，你这地下有一条津脉，就在这柳树下，能打出眼好水井来。”在座的人听了，都不禁笑起来。其中一个人语带讥讽地说：“胡先生，你可真神，能在地势这么高的西山坡上看出水来？”那胡先生捋着胡子，非常自信地说：“不信吧，你看这柳树，整个西山坡上有一棵吗？这柳树乃喜水之物，多长在平川水边。这棵柳树虽然长在坡地上，却枝繁叶茂，粗大壮实，要是没有好水滋养它行吗？”说完便抬腿走了。

那天回到家，直到吃晚饭，德厚就没说一句话。端起饭碗来，也没往嘴里扒。王赵氏见状问道：“他爹，今天碰上鬼了吧，咋迷迷糊糊的？”德厚老汉说：“没碰上鬼，是遇上神了。”他便把风水先生的话给全家人说了。老二遇秋听了，笑得差点喷出饭来。他说：“别听那风水先生胡吹，那西山坡上要是能打出井来，公鸡就能下蛋了。”王赵氏也插嘴说：“那地下就算有水，得多深呀，咱家打得起吗？”德厚却十分认真地说：“你们不信我信，冲咱地头上柳树的那个长势，我就信。咱打井不找人，忙时不干闲时干，一年不成两年，要真能打出一口井来，咱那几亩地可就变成宝地啦。”

德厚是一个憨厚而又倔犟的人，他认准了的事，八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
这年秋收一完，他就硬拉着一百个不愿意的老大，上坡打井了。听说此事，镇上的人都当成了笑话。有人说：“这德厚真是实诚，给个棒槌就当针（真）。”有人说：“那是鬼迷了心窍，想发财都想疯

了。”德厚却不在乎别人说什么。爷俩整整干了一冬一春，那井打了四五丈深。在第二年快入夏的一天，那口井真的见水了，一个拳头大的泉眼，汩汩地淌出了清水。德厚和儿子捧着那水，喝了个饱，高兴得像小孩得了蜜糖一样乱跳。

德厚在西山坡上打出水的消息，很快就传遍了南郭镇，人们无不惊奇、赞叹，说这德厚家真是有福。有几亩水浇地，那可是庄户人家祖祖辈辈的梦想啊！可有谁知道，正是这几亩水浇地，给王家带来了可怕的噩运。

孔秀才这天很晚了才到了王家的。因为他知道德厚的劲头，干活不到天黑是不回家的。进门时，德厚一家人正围在院子中间的地桌上吃饭。见他来，都很惊讶。他们知道，没有事，孔秀才才是轻易不登他们小户人家的门的。

全家人都站起来，王赵氏忙不迭地搬来了板凳。坐定后，德厚问：“孔先生今天来，怕是有什么事吧？”孔秀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是啊，今天有件难事给你说。”

“啥事呢？”德厚问。

“唉，今天，魁爷家的刘管家找我了，说魁爷想把你在甄家坟旁边的几亩地买下来，和他家的地连成一片，好耕种。”

孔秀才的话音刚落，德厚老汉手中的碗就掉在地上碎了。半天，王家的人都没说话。德厚嗫嚅着说：“孔先生，你知道，我家就那几亩地，全家人都指着它吃饭呢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可魁爷说是买你的地，价钱好商量。”孔秀才说。

德厚说：“他甄家有几顷好地，也不缺我那几亩地呀。再说，那地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要是卖了，我德厚怎么去见祖宗啊。这地说啥我也不能卖！”

“是啊，没有大灾大难，谁家肯拆房卖地呢。可这魁爷的为人你知道，我怕你家吃亏呀！”

王赵氏见德厚有点急，赶忙接下来说：“孔先生，你是镇上转得开的人，求你向魁爷说说情，他要啥都行，可别要我家那几亩地，那是我家的命呀！”

见话说到这里，孔秀才也不想多说了，因为这个结果，他来时就想到了。于是就说：“好好，我去给魁爷说说，看他能不能放手。”

孔秀才走后，王家的人都呆在那里，半天没说话。晚上，王赵氏对德厚说：“他爹呀，忍痛割肉吧，要不咱家怕是要大祸临头了。”

德厚把正抽着的烟袋往地上一摔，低沉地吼了一声：“不行，死也不行，这地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决不能丢在我德厚手里！”

第二天，孔秀才就把去王家的情况给刘管家说了。刘管家向魁爷禀报后说：“这孔秀才肯定是两面不得罪，没下工夫。我去一趟吧，看看王家知不知深浅。”魁爷点头说：“那好，不过没有必要闹得满镇都知道，那样不好收拾。”

过了两天，也是在晚上，刘管家带了一个膀大腰圆的家丁，直奔王家去了。

和孔秀才来时一样，德厚全家正在院子里摸黑吃饭。进门后，刘管家坐在遇春搬来的凳子上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德厚啊，魁爷要买你的地，价钱由你开，多大的面子，你怎么就不给呢？”

“刘管家，我哪儿敢驳魁爷的面子，只是那地是我家的命根子，卖了我家就没饭吃了。”德厚颤抖着说。

“你死脑筋呀，卖了这块地，你不会到别处置换几亩嘛。”刘管家毫不在乎地说。

“可我那块地刚打出井来，是水浇地，在南郭镇，去哪儿置换水浇地呢？”

“这我可就管不着了，魁爷是拿钱买你的地，你别太不知深浅了。”

老大遇春说：“买卖是双方愿意的事，他想买，我家不想卖，难道要强买强卖不成？”

刘管家嘿嘿冷笑了几声说：“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连这都不懂，现在给脸不要，怕你以后连哭的地方都找不到。”

一直没吭气的老二遇秋腾地站起来，闷雷似地吼道：“他甄家在南郭镇欺男霸女，抢房夺地，横行霸道，今天欺负到我家头上了。我就不信，这天下没有王法了，他敢硬抢我家的地！”小三子遇冬也站起来嚷道：“对，我家就是不卖，看你家‘鬼爷’能捣什么鬼！”王赵氏赶紧制止说：“小孩子，不许胡说八道！”

刘管家冷冷地对德厚说：“德厚，你的两个小子年轻不懂事，说的话我先不计较。你给个话，那地卖还是不卖？”

没想到憨厚老实的德厚却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卖，死也不卖！”

“好，有这句话就行，你可别后悔！”说完，带着家丁，悻悻而去。